

113  
898  
32



413  
898  
32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二之二

毛詩商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那之什詁訓傳第三十

商頌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

之乃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

狄有娥氏之女也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

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

舜乃封於商又中涓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

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

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於敬敷五教

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為舉八元使

大正十五年三月  
花房仙文郎氏

商頌

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云堯之子而封之末年舜舉為  
司徒有紀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陶云堯無德欽奉不圖賜示  
斯封稷為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者契子  
為子稷為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  
以題朕躬為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  
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於商也  
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也  
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於商也  
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  
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商為代號也服虔王肅  
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關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居  
云商立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關伯之居商丘故  
立湯以為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  
湯因以為國號而鄭玄以為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  
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  
厥謂之商未有稱商為商者先公俊者譬之於周則公

創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  
所居以為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則八  
為代號不文王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為  
號周即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郟也  
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郟也  
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  
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為代號鳴于亳社皆謂殷  
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爲戒毫  
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存亡國之社以爲戒毫  
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毫社  
也毫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特則在朝歌非復毫社  
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武王遷於周  
為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  
曰殷玄鳥云或稱殷受命咸宜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其  
稱殷也雖或稱殷受命咸宜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其  
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二號而雙言之是商之  
全改也。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之夏桀不



為知也高宗崩而始高宗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是崩後  
是崩後則知長發武之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生  
之日帝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脩治寢室皆存  
崩後追述之也。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  
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代武王為商  
後。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  
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紂封微子昭元  
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  
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闕  
于商丘主辰商人因故辰為商星襄九年左傳曰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士因之故商主大火以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  
唐氏火正闕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為說也書傳云武  
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  
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為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  
初殺紂以武庚為商後也

之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紂  
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  
下即連言其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也故終言之  
宋竟為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也故終言之。其封  
禹貢徐州泗濱浮磬豫州云尊河澤被孟諸地理  
志云孟諸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諸在豫州地理  
志云宋地今之梁國市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  
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  
濱西至孟諸也。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  
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曰微子  
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微子  
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  
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  
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  
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  
湑公共立卒弟揚公熙立湑公子鮒祀殺揚公而自  
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觀立卒子哀

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  
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  
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  
考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  
也王考父考校商昭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  
為首魯語文也章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  
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并  
故就大師校之也此頌皆為祀先王之詩而作故知  
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  
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  
功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  
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得此  
五篇而已王有存二王之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  
章既以泯棄唯存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  
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  
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  
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  
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

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陳之  
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  
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  
黜者示法而已其有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  
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祀為伯  
是其為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  
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  
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  
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  
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  
而後得有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云

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

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

拆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

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於宋為後正考父音甫本亦作甫宋公

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大音泰後大甲太古○

大戊大祖皆放此朝直選反折之設反古○

歌也○成湯創業○正統制禮作樂○及其前也後世

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摠序商頌

發興所由言微子至於樂公之時其間十有餘世

其有君閭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

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

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

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

生天乙是為成湯案中候維予命云天乙在亳上

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有謚蓋生為其號死謚

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為其號死謚

為語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曰湯蓋

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曰湯蓋

呼湯為武王者以其伐紂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

名之非其號也以其伐紂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

云得商頌十篇也國語云紂商之名頌十二篇此

以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於紂師以師校之名頌十二篇此

湯明無先那者故創基成湯為首那序則太師先

陳皆鄭以奏鼓之事毛以行終孫太甲祭湯之特存

美事亦是以禮湯而有此湯孫太甲祭湯之特存

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禮樂者正謂禮也○

但禮事非一箋畧舉禮之廢壞禮樂者正謂禮也○

行禮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不復  
 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  
 崩壞故商詩散亡也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  
 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  
 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  
 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甫何  
 生宋父宋滅也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甫何  
 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  
 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傷奔魯為防大  
 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  
 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  
 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  
 文也服虔云弗父何有宋濬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  
 宋言濬公之適辭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  
 世家稱厲公殺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蓋厲公既  
 何是濬公世子父卒當立而湯公篡之蓋厲公既  
 殺湯公將立弗父何  
 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  
 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屬

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云置讀曰植

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  
 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

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

下同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

鞀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

故反殷湯樂曰大濩**奏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

**緩我思成** 衍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

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



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  
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  
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  
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  
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  
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也  
○衍苦  
旦反假  
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下以樂我同齊側皆  
反本亦作齊下同嗜市志反為于偽夕儼音儼儼苦  
代靴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傳  
嘒嘒

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  
之成周尚臭殷尚聲○傳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  
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  
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淵古玄反又烏玄反  
嘒呼惠反倚於綺反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傳於赫湯孫盛  
矣湯為天子孫也大鍾曰庸斲斲然盛也奕奕然開  
也○傳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  
其聲鍾鼓則斲斲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於音  
烏注同  
庸如字依字作鏞大鍾也斲  
奕釋並音亦釋字又作擇同我有嘉客亦不夷擇自

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傳夷說也先

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

恪敬也傳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

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擇乎言說擇也乃大古而有此

助祭之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温温然恭敬執事薦

饌則又敬也傳恪苦各交說音悅下同藁傳顧子燕

掌湯孫之將傳云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

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

之來意也傳○一然之疏湯與至湯孫之將○毛以為威

業述而歎之曰倚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其  
植立我殷家靴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  
先祭之時廟中奏此靴鼓其聲簡簡然而和也大也  
樂我有功烈之相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實相土  
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  
奏樂言湯之能為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  
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  
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靴鼓之聲淵淵  
而和也嘒嘒然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聲  
既以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  
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更復歎美成湯於乎赫然  
盛意者乃湯之為人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  
之音聲大鐘之鏞與所植之鼓有斲然而盛執其干  
戈為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  
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  
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擇樂乎言其夷悅  
而擇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王之  
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

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嚮夕在於賓位其執事  
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顧念我於此蒸嘗之時  
祭者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  
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  
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  
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殺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  
奏假謂大甲奏升堂之樂綴我思成謂神明來恪安  
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  
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為扶助太甲唯此  
為異其文義畧同。傳。荷歎至縣鼓。正義曰齊風  
荷樂之文是荷為嘆謂美而歎之也。那多釋詰文靴  
鼓樂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  
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靴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  
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作子男樂則  
以靴將之注云祝靴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靴也  
夏后氏祝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  
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置讀至之類。○正義曰金  
云植壁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

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靴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  
靴鼓者為楹貫而樹之大濩之樂設之樂也此述  
湯之功而云植我靴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歎之多  
其改夏之制始植我靴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歎之多  
云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  
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脩九招六列  
以見其善高誘註云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  
是成湯作濩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濩  
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靴亦稱植之意靴雖不植以木  
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  
云靴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說靴之  
狀也。○傳。行樂至假大。○正義曰行樂假大皆釋詁  
文下傳湯為天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  
祭而云烈祖則是美湯之前有功德者止契實相土之  
也王肅云湯之祖湯之前有功德者止契實相土之屬  
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奏鼓至思成。○正  
義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



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  
也。臯陶謨云夏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  
略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由玉磬尊故湯異言  
之。○禮記於赫至然閑。○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  
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為人子孫也。以上句  
言衍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也。祭祖而  
謂祖善為人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  
祖。○禮記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故傳者舉中以  
明上世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是於此故傳者舉中以  
為鍾鼓之狀。故為盛奕萬舞之容。故為閑也。○穀  
正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禘夏禘秋禘  
冬烝注以為夏殷祭名是烝嘗為禘祭。故云念我  
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  
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禘字之誤也。玉  
制云春約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  
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秋冬  
之祭而上句盛陳樂是夏殷禮矣。此經所陳摠論四時之祭

無樂而約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  
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  
禮也。箋以湯孫為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  
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人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  
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子孫顯大之所致  
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

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

宗。○烈祖烈祖有功烈之。○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宗。○烈祖烈祖又反下亦復同。○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詩  
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經補

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  
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摠之○  
宗○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  
崩子沃丁立崩弟大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  
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  
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  
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  
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曾祖有功宗有德不毀  
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  
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捕中宗明其廟宗  
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首禹說王者宗  
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毀  
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  
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  
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  
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鄭據之以為  
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

不定故鄭不數  
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

**我思成傳**秩常申重酌酒賚賜也○云祐福也賚讀

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  
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  
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  
酒於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  
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粘音戶疆居良反竟也下  
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况反竟音境亦有和羹  
本又作境祿古亂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齊

既戒既平駸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

**傳** 戒至駸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 **箋** 云和羹者

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

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

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

至于設薦進俎又摠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

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

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 **○**駸子東反假毛古

**傳** 以假以享同爭爭鬪之爭注同綏音委 **約軼錯衡八**

鸞鸞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傳** 八鸞鸞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 **箋** 云約軼轂

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大也享獻也將猶助也

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

鸞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

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

國之懽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 **○**軼初支

徐又采攷反鸞七羊反本又作綏溥音音讓如羊反

載飾古木反下音式鑣彼苗反篆直轉反朝直遙反

來假來享降福無疆 **箋** 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

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父長之福

也。升也。假音格。鄭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云此祭中

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

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至之將。毛以為中宗崩

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

差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

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

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

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記之既

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以其潔敬之故神明賜之我

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

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

侯有和順之德比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

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總集大眾而能寂然

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

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耆老無有疆境之福

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

篆約其長轂之軹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

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

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

萬國之懼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

然而每物豐多也既言天賜之福又說神降之福中

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

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

乃由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

於湯也。鄭以齊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

成也。嚴假無言謂摠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



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為異其  
文義畧同。傳秩常至齋賜。正義曰秩常申重齋  
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  
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  
詁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  
福至思成。正義曰祐福釋詁文以思成者齊之  
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齊讀如往來之  
來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  
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  
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重賜  
之也。及汝之此。祭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  
福之所及也。此祭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  
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與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  
也。酒者裸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樽。謂酌以裸獻  
案禮言周法。裸用鬱鬯。禮雖則不明。其裸亦應用  
鬱而云。用酒以裸獻者。鬱鬯釀秬為酒。築鬱金草和  
之。而已摠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  
如記事立制。曲辨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兼裸獻之

用故鄭通舉裸獻以充之。○傳戒至至言無爭也。○  
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為至也。  
駿。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摠。  
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摠。集。或。有。言。語。忿。爭。故。  
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  
○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鉶羹。何。知。不。實。論。羹。而。  
以。為。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  
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醢。醢。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齊。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饒。假。無。  
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  
為。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軼。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  
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諸。侯。對。朝。廷。  
群。臣。而。稱。亦。也。釋。詁。假。為。升。故。易。傳。以。饒。假。為。設。薦。  
進。俎。之。時。諸。侯。摠。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  
之。得。禮。非。獨。為。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  
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  
至。假。大。○正義曰此解在車之飾。非直鸞和而已。獨

詩經卷之三

上

李商隱

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為大而義不明但祗衡是諸侯之車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足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禮而來朝也。○約軹至歡心。○正義曰軹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綵色纏約之故云約軹轂飾也。采芑言約軹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織之箋云置鸞於轡異於乘車禮記註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轡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轡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也。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軹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傳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軹錯衡與輅車有輿連文輿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爲金輅則此亦金輅知約軹錯衡爲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

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爲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升堂授玉故易傳以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享謂至獻酒。○正義曰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未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爲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爲格故訓爲至也。○此祭至言之。○正義曰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云祀當爲裕裕合也。高宗殷王武

待流下三

三

星

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  
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  
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  
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  
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玄鳥一  
名。鳥音乙。祀毛上如字。鄭作禘。戶夾反。三年喪畢  
之祭也。雉。古豆反。之異。尚書云。高宗祭成湯有飛  
雉升鼎耳而雉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  
祖也。本又作倝。同。又作高。古字也。後放。此古者喪  
三年既畢。禘於太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字  
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  
春禘于羣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玄鳥一  
給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給。是後本也。

二句。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  
祀為禘。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為禘祭於契之廟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  
下能垂法後世。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  
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  
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澤流後世。因禘祭而  
美其事。故序言禘。以摠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  
此為禘。或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  
狹耳。○禘。祀當至大事。○正義曰。知此事當為禘  
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  
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禘  
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為禘  
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宜甲。宜甲  
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生陽甲。及  
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為太戊  
玄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  
脩政行德。天下咸懼。殷道復興。立其廟。為高宗。喪

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  
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  
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於太祖之廟以新  
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群廟  
之主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禘禘之後乃  
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百  
王通義則殷之禘祭三年一為而必知此崩而始  
禘者以序云禘高宗也若三年常禘則毀廟之  
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編  
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禘高宗明是為高  
宗而作禘故知是崩後初禘於契之廟也既言崩  
而始禘因禘禘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  
禘禘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  
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此之後五  
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  
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  
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禘疏數經無正文故  
鄭作魯禮禘禘志以推之其畧云魯莊公以其三

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  
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專成以禘  
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十一月禘除喪夏四  
月則禘又即以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  
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  
凡二年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無恩也魯閔公  
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  
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八年經曰秋七月  
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  
致哀美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  
薨文二年秋八月禘僖不禘故明月即禘經云八月  
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禘故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不禘  
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禘  
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  
除喪而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  
僖為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  
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  
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三頁五



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  
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  
生焉芒芒大貌云降下也天使鳥下而生商者謂  
鳥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  
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  
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  
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芒莫剛反後同娥風忠反契母之本國名郊禱音梅本亦作高禱卯力管反毫傍各反地名**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  
**后奄有九有**傳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云古帝

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  
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編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  
有九州為之王也長張丈反下同編音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  
**在武丁孫子**傳武丁高宗也云后君也商之先君  
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與  
湯之功法度明也音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  
**十乘大糇是承**傳勝任也云交龍為旂糇黍稷也  
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  
乃有諸疾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

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于况反

又如字注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邦同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傳畿疆也云止猶居

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

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疆者良反四海來假

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傳景大

員均何任也變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

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

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

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

擔負天之多福假音格下同祁巨移反或上之尺

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又作苛音同鄭云

擔負也下篇何天同朝直遙反擔都藍反下篇同

統天命至是何毛以為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

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芒芒然既

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

摠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與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

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為之君長有

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為長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

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

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

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為人之孫

子也此武丁為人之子孫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道

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





芒為大貌也。○契禘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城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  
紀云簡狄行洛見文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  
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  
以易傳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  
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  
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  
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  
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  
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  
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考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  
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  
夫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理志葛今  
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  
使亳衆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  
始許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  
今宋國在偃師南亳在穀熟之北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  
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二亳在梁國

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  
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  
立政之篇曰三亳既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  
必以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  
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  
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  
所言三亳既尹謂其尹在既蓋湯舊都之言三亳其地非  
皆有既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  
其長居險故云既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是  
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  
為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  
音義曰臣竇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  
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  
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  
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日  
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  
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  
言契之初生也。○正長至九州。○正義曰正長釋

言文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為已非訓域為有也  
言九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皆訓為九分  
皆為已有九州之貢賦也。傳於奄字皆訓為同王  
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古帝至之。尚書縮云  
曰湯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尚書縮云  
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為古故得稱  
天為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命之故  
為編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人道言云  
編告之者王謂授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人道言云  
稱王名者王謂授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人道言云  
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  
孫湯為入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商之至度  
明。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之  
大業之重創業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解怠  
者在高宗之重創業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解怠  
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  
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

義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猶是承謂  
承助祭祭之案盛唯黍稷耳。糖字從米故知是黍稷  
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設禮  
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朝  
禮曰侯氏禋冕乘墨車載龍旂。服乃朝注云墨車  
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  
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  
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觀禮記云編駕不入王門注云  
在。傳與已同曰編駕同姓金輅與姓象輅四衛革輅  
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編駕不入王門者乘墨  
車以朝編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者乘墨  
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  
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謂也。諸侯當以八  
州之大國故十乘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八  
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

詩經卷之三

五

章

來則年之間而十來假至也。傳畿疆。正義曰：畿者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肇當至及外。正義曰：義以肇域其文當謂界域。肇當至及外。正義曰：義以先安畿內後正四海。其自內及外也。傳景大員均何任。正義曰：景大釋訪文員者周西之言故為均也。荷者在負之義故為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潤無所不及也。傳假至多福。正義曰：假至釋訪文彼作格音義同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以頻弁既醉言維河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何既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為界也。既言四海為界也。因卽乘而立文言四

傳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其問端也。荷任卽是擔負之義故言擔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何既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為界也。既言四海為界也。因卽乘而立文言四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四)

毛詩商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長發大禘也

**疏**

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長如字禘大計反王云殷祭

也王者于况

**疏**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

反又如字

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

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

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汝水之時已有

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士威服海外至於成

湯受天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之

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

詩疏序之



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圓丘之祭不審云郊  
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  
明文也云注皆以為祭天皇帝詩之大禘宜為  
圓丘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其  
云是鄭解此禘為郊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  
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為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  
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饗而郊實  
此若郊天當以真配而不言真者此因祭天歌詠  
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迷祭時之  
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  
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惟此篇不言真也馬昭云  
長發大禘者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實者  
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  
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  
何則各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  
宋郊契配也諸稱三王有受命中之興之功時有  
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  
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

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  
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  
也之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濬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

也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

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

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

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濬音峻哲音慈字或作慈

竟界也幅方日反隕音圓徐干貧反夏戶雅反下皆  
同圓音還又音圓王知音智見賢遍反禎音貞祥也

詩卷三十一

三

竟音境天下于况反下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  
湯王言王之德皆同云帝黑帝也禹敷下  
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紀郊而  
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  
子生商疏濟哲至生商。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  
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茫茫然有  
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盡  
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  
已佐禹是其禎祥父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氏之  
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  
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城方將謂有城之國方始廣大  
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城方將謂有城之國方始廣大  
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

釋詁文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  
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  
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  
且長也。○傳隕當至為久。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  
商家之德者總數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  
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  
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  
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  
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  
為久也。○傳有娥至生商。正義曰有娥契母之姓  
婦人以姓為字故云有娥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  
母方成人之時天為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  
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  
商也詩言商興所由上頌言契而巳上句乃述禹敷  
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  
言洪水也。○傳帝黑至廣大。正義曰掃者郊天之  
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承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

詩疏三之四

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娥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娥方將不得為簡狄長大故以為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也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為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獲不越遂視既發 玄王契也桓大發洽履禮也 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此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 〇發本末反韓詩作發發明 〇履禮〇至

義曰上言有娥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為洽也 〇承黑至盡行 〇正義曰箋以契不為王玄又非諡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商立子故謂契為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窾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之先不窾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玄王廣為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為小國舜益為大國者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契臯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襄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臯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

詩疏卷之四

五

黃帝



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化非  
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之教  
令則盡行即**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傳**相土契孫也烈  
烈威也**傳**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  
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  
之外率服截爾整齊**傳**相息亮反注相土皆**傳**截  
整齊○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為齊也相土是昭  
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契封  
商國相土嗣之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  
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德  
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  
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  
所職之方故孫子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整  
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國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

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  
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  
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  
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故得征  
五侯九伯**帝命不違至于湯****胥****傳**至湯與天心齊**傳**  
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劫天之事世世行之其德  
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湯亦如字**湯降不違聖敬**  
**日躋昭假****達達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傳**不違言  
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傳**云降下假暇祗敬式用  
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  
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已而緩於人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  
言王之也○日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為湯躋讀  
云毛音格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沈  
云鄭箋云寬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祇諸時反下士  
還嫁○帝命至九圍○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士論商  
反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  
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天意然後與  
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  
遜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  
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常愛  
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為天下王也○傳至  
湯與天齊○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  
齊以爲漸大之意也上天言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  
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

也傳以此爲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間居注云詩  
湯齊爲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也○帝命  
至天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  
後裔是所以命契大者以言至於湯聖獨興父祖未  
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耳定本作侵字其實相土至  
湯有令聞者唯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  
大也○傳升至九川○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  
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  
九圍也○傳降下至於人○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  
文祇敬釋詁文假借之義故爲暇也湯爲天子  
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維宋公孫因  
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  
以此爲下賢也寬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於  
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已而緩於  
人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  
**傳** 球玉綴表

詩經卷之四

二

余

旒章也○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

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

也長三尺執圭摺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

旗之旒繆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為眾所歸鄉○球音

也○下同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

二同休虛蚪反珽吐頂反天子正笏長三尺持上終

葵首長直亮反繆所銜反著直畧○不競不練不剛不

柔敦政優優百祿是道○練急也優優和也適聚也

○云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適○練音求徐音蚪

反○疏○受小球至是適○毛以為上言用事九圍此言

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

為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

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

美以此之故百眾之祿於是聚而歸之二玉與諸侯而

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

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繆餘同

是球為玉至旒章○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

旒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也

○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

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

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旒結也旒為旌旗

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

旒七流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

也言受小玉大玉若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

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

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

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

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瑳長三尺  
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持上終葵首天子服  
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  
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出  
朝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  
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  
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  
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  
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摺瑳今言受  
小玉大玉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摺瑳與諸侯  
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流縵結著焉也定本云如  
旌旗之縵旒首焉此言執圭摺瑳而玉人云天子執  
也故玉人注云名王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  
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是受小共大共為下  
為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國駿厖何天之龍傳**

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云共

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播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

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

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讀厖莫邦反徐云鄭敷奏

音武講反是叶拱及龍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敷奏

**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傳**難恐竦懼也

云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

孔反本又作駿音宗○詖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

恐曲勇反憚丹未反○詖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

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為下國之

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

之和不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

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衆之祿於是總聚而

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為此又覆述上章

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諸

詩經卷之四

侯會同為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  
餘同○傳共法至龍和○正義曰傳讀共為恭敬之  
恭故為法也駿大厯厚釋詰文麗之為和其訓未聞  
言小法大法正謂執主摺珽與諸侯為法也言為下  
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為之  
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  
傳共執至之謂○正義曰拱執釋詰文以此章文類  
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為小拱大拱猶所執  
摺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摺之而言執者將摺亦執故  
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流為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  
言駿厯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為俊言成湯與  
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  
休其文相值休為美譽則此豈  
為榮名且韻宜為寵故易之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傳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  
害也傳云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

懼於是其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

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

我音越中張仲反苞有三蘩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傳

苞本蘩餘也傳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

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

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傳○蘩五葛反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

國者傳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

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傳

顧二國名也漢書古今人疏武王至夏桀以為上  
表作韋鼓已音紀又音祀言成湯進勇此述為勇  
之事有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旗以出征伐  
又能固執其誠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  
炎熾烈烈然會無於我成湯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  
衆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為王者之後猶樹木既  
斬其根本更有藥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猶樹木  
之上有三種藥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本  
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  
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  
既盡歸湯雖有韋顧昆吾黨桀為惡成湯於是恭行  
天罰韋顧二國既伐之乃即真為天子與夏桀群惡  
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真為天子與夏桀群惡  
苞為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為大國而不能遂達  
於九州歸湯餘同苞為本盤與云若顛木之有藥  
于苞桑謂桑本固以苞為本盤與云若顛木之有藥  
藥謂本根已顧更生枝餘故云藥餘也言本有三餘  
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為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

豐至截然也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  
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二  
藥藥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藥  
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有二代之後德尊  
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為三也  
故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  
禮樂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  
寅為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  
桀為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但三者俱得行其  
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大禮盛  
宜為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美湯  
以不能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  
謂不能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  
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已姓昆吾顧溫  
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豕即豕韋彭姓也顧與  
昆吾皆已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之又  
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為

伯也為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  
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  
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  
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  
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  
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  
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為誅也昭十八年左  
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長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與桀之日也移放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  
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  
云桀以乙卯未亡則亡日也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  
子降于卿士傳葉世也業危也云中世謂相土也  
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  
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子之卿士謂生賢

也春秋傳曰畏吾之震師徒撓敗仲反撓女教反  
一音女卯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左  
右助也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  
以為官名商王湯也注同倚於綺反下同音又  
王。毛以為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  
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為諸侯之  
國有震懼而且危殆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  
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為卿士此卿士  
者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  
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  
而歌也。鄭以為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  
威且為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  
而愛之餘同。中世至撓敗。正義曰傳以業為  
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

上迷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  
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  
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為子  
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  
者證震得為威之義。○阿衡至右助。○正義曰以  
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  
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  
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  
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  
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  
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  
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為公官此言卿士者二公兼卿  
也士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五章七句三  
句至高宗。○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  
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  
德中興殷道伐荆楚宿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  
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  
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  
荆楚末章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  
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

捷疾意也  
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采深哀聚也

云有鍾鼓曰伐采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  
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



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

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采而規反說文作采從內

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哀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反窄也俘音孚囚也

**有截其所**

**湯孫之緒**

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

邑皆服其罪更自勅整截然齊豈是乃湯孫太甲之

等功業

處昌慮反下同

**疾**

捷彼至之緒也武丁也又言其疾者被殷王之武丁也又言其

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荆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

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齊整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

與湯同也鄭以采為冒又以湯孫之緒為太甲之業

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也餘同也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

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

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

也采者深入之意故為深也哀聚釋詁文有鍾

至士衆正義曰有鍾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又

以其遠處險阻宜為冒突之義故易傳為冒也唐四

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為

城漢水以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

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

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依故知俘虜其士

衆也○緒業至功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

覆相訓緒得為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

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大甲以下

皆為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

是湯為天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

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

**自彼云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傳**

所也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  
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皆叛  
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  
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  
反世見賢通疏氏羌至不如○正義曰氏羌之種  
反而背音佩疏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  
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氏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  
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  
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父嗣王  
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荆楚則是以言  
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  
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  
章以來史本其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  
告責之禮耳

夫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  
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陪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  
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其心夷狄  
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綠邊之郡而已禹方  
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  
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  
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  
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  
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  
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  
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  
此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彌五服  
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為何  
哉又周公制禮作為九服蠻蠻之內尚至七千舜禹  
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上境蹙促三倍於周世  
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  
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  
正容六千餘國况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

詩經卷之四

黃帝

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  
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丞民不粒土地既  
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  
地乎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面至  
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  
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  
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  
千若五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  
之師而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  
則設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耳若其四面相距為五  
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綠邊之郡境界  
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為證  
非所以為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  
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旬服之外  
去京未遠使入木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  
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  
報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

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傳辟君適過也傳云多眾也

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立都於禹所  
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  
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懈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  
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  
之國定是以云然○多辟音璧下同注放此王者辟  
解音懈注同○天命至匪解○正義曰此亦責楚之  
朝直遙反○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  
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  
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  
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懈惰而已王  
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

來朝見王也○禹平至云然○正義曰箋以諸侯  
之立其來又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  
於禹之功績故作此言以解之皇陶謨云烏曰子惟荒  
度土功彌成土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  
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  
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堯制五服而各五百里要服  
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  
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  
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者一服者是堯舊服每  
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  
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  
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於五  
千里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  
所納總銓結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  
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耳  
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為諸小數  
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  
為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總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

故不從賈馬別為此說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

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嚴敬也不僭

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云降下遑暇也天

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

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

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特楚潛號王仰此又

所用告曉楚之義○僭子念反王 ○嚴敬至封大

釋詁文襄一十六年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

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

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也定四年左傳

曰吳為封豕長蛇是封為大之義 ○降下至之義

○降下至之義

○降下至之義

○降下至之義

○降下至之義

○降下至之義

○正義曰降下遑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朕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與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為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咸削於湯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傳帝邑京師也○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重直○商邑至後生○正義曰此又用反○商邑至後生○正義曰此又

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又何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槩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云榘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之正斲於榘上以為槩與衆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斷音短○同斷陟角反

說文云斫也虔其連反爾雅作椽楠音角椽丑連反  
又力鐘反柔挺物同耳字音鹽俗作易以鼓反下同  
棋陟金反倫魯門反  
擇也沈音倫理也  
者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  
觀松柏之木九然易直者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  
之又方正而斫之於是之特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  
也以及松為屋之榱椽有椽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闕然  
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修治寢  
廟復故法也○鄭以據又為棋言王斫於椽上又以  
旅為衆唯此為異餘同○傳九丸至路寢○正義曰  
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徙謂徙之來歸也虔敬  
旅陳釋詁文楠者椽也椽以長為善故椽為長貌王  
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  
開義椽為楠之長貌則開為楹之大貌王肅云楠楹  
以松栢為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開大貌○箋  
椽謂至寢焉○正義曰椽謂之椽釋宮文孫炎云椽  
斫材質也以其方論斫所楹楠不宜言敬故易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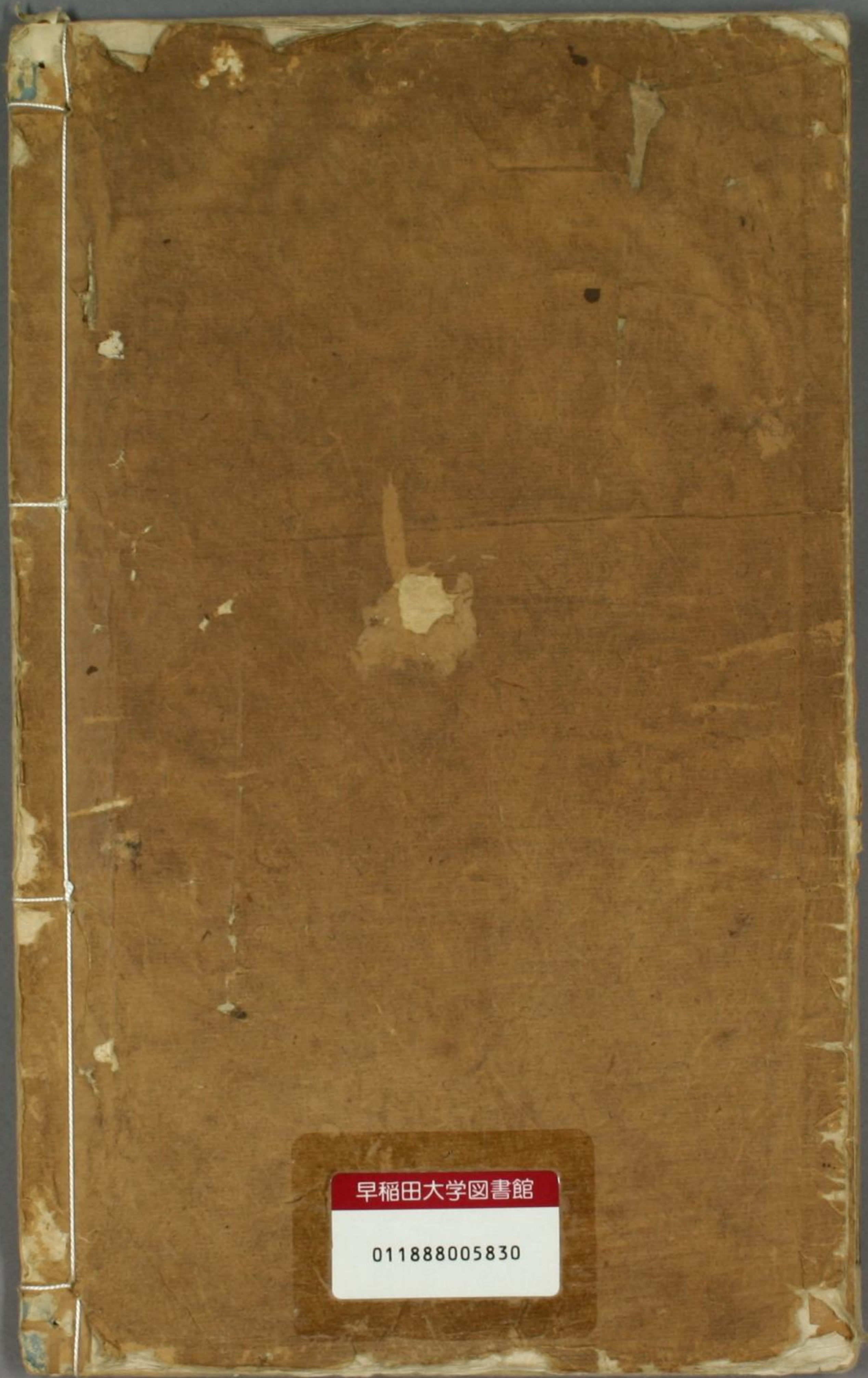
地官山虞云月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  
此經九丸之文在斫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  
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為椽與衆楹則訓旅為衆也以  
其方始斫之未宜已為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  
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  
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修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  
不修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崩弟小乙  
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為寢廟其不修  
者蓋小辛小乙耳未始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  
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明亦修廟故  
連言之經無廟者詩  
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一之四

上海圖書館藏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830